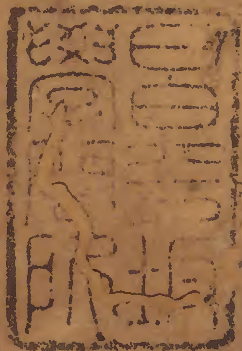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百七十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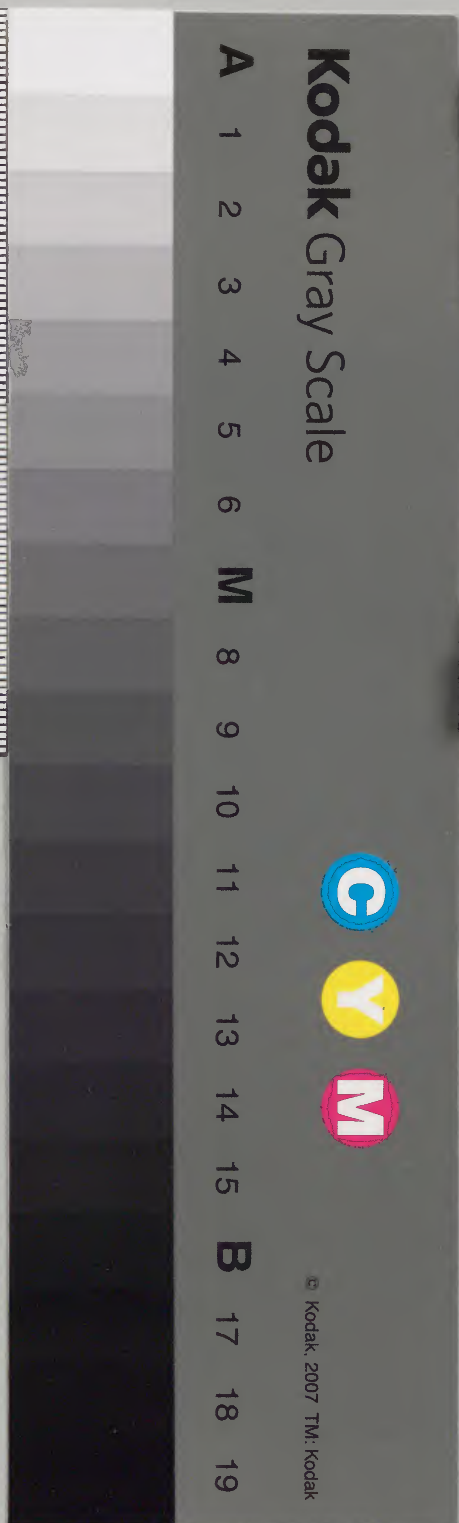


六十八

庫文閣內		
五函	二	漢
一	四	書
九架	三〇	類
冊	號	

庫文閣內		
五函	二	漢
一	四	書
九架	三〇	類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69)	
函號	294	3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

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

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一十九卷註云伏生

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

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十齊魯之間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

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語太常使掌

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安定古文尚書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

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

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

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

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

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

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

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

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枚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

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

一篇故為二十九篇耳其秦誓其至魯共王好治

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

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某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誥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

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命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臯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為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稟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杜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承詔為五十四篇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今公

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魯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

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内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竝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竝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夫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

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洎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蔡。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益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

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末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臧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

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臧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備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

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也。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亾簡一。召誥亾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

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

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

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亾釋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繡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

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
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悲也然今世經
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

七畧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九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

王充感以下不註錄四家二十

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

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授經

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

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

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

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

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刊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

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是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開始顯詳見唐孝

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

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

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記

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

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

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秦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

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一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秦誓則云今秦誓無此文蓋休生書以秦誓秦誓復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

孔學三十三篇卽休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益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也魯

其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楊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楊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亾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說所引書及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谷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姝不與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謚。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今不復可攷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進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

後諸篇皆然況它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求微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

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刑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衛費彪顧彪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畧。辭又過華。未爲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奏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卽馬鄭所註是也。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亾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

哲文明止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僞蜀周德真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

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太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夾深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爲之註。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

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

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徃徃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亾其半所有者五十

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復。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以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已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爲房州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脩。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脩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脩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脩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

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它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

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胤征以爲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耻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一
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書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比李筌陰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

知其爲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深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北楊之民家。

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亾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繆妄可知。夾深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

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竝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講撰講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爲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

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叅總數
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
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二
萬有餘言

書禪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
書序曰君辯曰臣辯曰考異曰訓詁曰差牙曰孔
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辯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脩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

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
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
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爲侍郎
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
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
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
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

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無姑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姑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徃徃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辯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抵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

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
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
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
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
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
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
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
自其流而尚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
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
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

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
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
皆未及次第。攷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
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
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
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始於洛誥。始某問之曰。有
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
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其它皆文集語錄中摘出。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今沈作書傳。明年先

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叅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主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為屈。紹興未預政。此書為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闡江淮著

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做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已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侯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掎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八

鄱陽 馮瑞臨 貴與 著

經籍攷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亾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

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亾詩六篇
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
亾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
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
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
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
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
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綱文之著也此
廟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
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
字為意之害故
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
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
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
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
近之 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
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 三家皆
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
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
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
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玄

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設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它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

穀

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崖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

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亾於魏。魯詩亾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亾。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以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上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宿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誦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

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竝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
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
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
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
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某公遠君子近小人之
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
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
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

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太抵古書參
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
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
亦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
史公自序。楊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
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
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
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
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
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魏

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
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
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
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
詩始見鄭康成與魏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
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
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
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
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
之徒爲之。則於理爲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

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
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
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
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
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
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
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
妄說者矣。况公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
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
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於世。故讀者

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人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絳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

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論邨栢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頌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

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栢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項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項公有賂王請命之

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銜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故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八 九

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

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

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博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說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

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叙述風

論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

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鴛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

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楊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

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攻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檇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

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容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也。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亦不害其為愛君愛國。不能自巳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或曰。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

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竝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弃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

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竝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

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劓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旣聞是言也。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而

佳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

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對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男之詩。如關雎。樛天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之未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

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

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

無邪知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

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是

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

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芻為懼讒不以

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

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

似指為淫奔諱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

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

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

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

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

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

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

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

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

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

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

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

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

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

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

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

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

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

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

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

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園。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盡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帳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狢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至仇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旣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固有引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

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哀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

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栢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反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

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亾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

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缺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

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

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缺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兼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洩。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

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悵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

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警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賡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

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漢志。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缺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子冊精之意且具古早之次不待氣也
 為然姑對無遊而不卦多聞短疑之言以問其
 吾子以裕盡氣早以言精此愚視以未類氣以
 之何專者與三百五篇之旨早者並行而對之
 不必潛也夫以夫子之望潛不肯錄如請我精
 猶矣限早視以對錄非非文也誠其意氣矣類
 我愧固首之對善而對之何矣至收其類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二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通計以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

失姓名三家

以下不著錄三家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典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
上。千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於東漢
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
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
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
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
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
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
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
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
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
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
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會爲北海相。鄭是
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
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
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

璣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
手正。然書但附詩釋詁，寤於采獲，以非通儒所爲者。
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
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
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張孫無忌
諸儒刊定國朝編撰。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
正詩學之家，此最爲詳。

類

晁氏曰：隸達據劉玄、劉焯疏爲本，刪其所煩，而增
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
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
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
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
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
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脩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
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爲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

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亾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魏檜陳唐秦鄭魏曹此

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
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
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
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
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譜之亾者
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
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
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
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

二百七

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亾
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
爲之註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百八

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一有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
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
序

毛詩斷章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七十九 六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三十卷

晁氏曰。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

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惟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

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亾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辯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无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彙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亾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道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

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亾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

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魯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

叶發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徃徃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辯妄其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亾於魏。魯詩亾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亾。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

作者也

按來溆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僕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已意。為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其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沫伯量校之延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爲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

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竝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未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斫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爲號。

詩古音辨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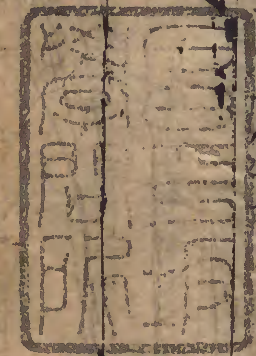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
造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思采三家本為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塵存外傳而魯齊詩
亾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
者獨朱公集傳閔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
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
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
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

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
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
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未師專已
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
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
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
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文獻備考卷一百一十九

